

造。可是他的人生却很不幸，特别是他在三十年代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在国民党政权下被捕后，他的生活变得困难和不幸。”^[8]成元庆指出，“很多人都重视鲁迅的黑暗，但这是不对的。其实，黑暗是鲁迅一生的敌人。他在最深的黑暗中反而相信对未来的光明，谁也比不上鲁迅。鲁迅的文学就是‘论争文学’。随笔、社会批评、小说、自传、学术论文中都包含着论争的色彩。充满对时代黑暗全力争辩的痕迹。”^[9]李家源认为，“鲁迅的作品很黑暗，也就是无限黑暗。不仅像《阿Q正传》一样典型的、讽刺的小说，还在像《故乡》一样回顾的、抒情的小说也都有无法治愈的悲哀和寂寞。不但充满象征的散文诗《野草》，将历史人物和事件虚构化、现代化的《故事新篇》都在黑暗色彩上没有变化。”^[10]许世旭以为，“鲁迅的处女作是烦恼的解放、民族爱国的爆发和自我批判。如果说前期（1927年以前）只知道爱国、爱民族、启蒙、写实主义的时期话，那么后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斗争和批判的时期。”^[11]许世旭把鲁迅的文学分为前期和后期，继续鲁迅人生也分成前期和后期，说：“前期鲁迅的品格也是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意识为基础，主张个性的机房或优雅的斗志，甚至还混合了受到尼采影响的一种虚构意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典型。但是后期他突然加入共产党的原因就是被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斗争。在文学方面，前期是短篇小说的时代，后期是杂文的时代。”^[12]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从197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鲁迅的作品被广泛介绍。这是受到国际情势变化，就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好转与中国

在国际社会地位提高密切相关。但是大部分的翻译作品都集中在于鲁迅小说集，如《呐喊》《彷徨》。鲁迅的杂文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翻译。这与韩国的政治和思想有关，当时韩国政府禁止鲁迅的杂文，可是很多知识分子与读者想要读鲁迅的杂文。这与八十年代韩国的政治情况有关。当时韩国政府禁止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章，自然鲁迅的杂文被禁止了。可是很多知识分子与读者十分喜欢读鲁迅的杂文，译者们开始偷偷地翻译鲁迅的杂文。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鲁迅的翻译不局限于小说，而是扩大到杂文，证明鲁迅和他的文学在韩国不断扩大和深化。

3. 媒体对《鲁迅全集》的报道与中国专家们的反应

3.1. 主要媒体对《鲁迅全集》出版的报道

《韩民族日报》（2018-05-17）：

《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小说虽然很有名，但鲁迅的精髓在于“杂文”中（杂文指投报刊的短文）。对于曾与封建制和传统观念、左派阵营僵化的意识形态等前后左右无数的敌人进行不懈战斗的鲁迅来说，作为“标枪和匕首”的杂文意义重大。鲁迅留下的众多书信和日记也为了解他的全貌提供了能够重点研究的文本。此次全集收录了此前从未或只有部分零零散散被介绍到国内的杂文、日记、书信等，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整体结构来看，诗和小说约为2卷，包含杂文在内的书籍7-8卷，《中国小说史略》等研究书籍2卷，书信集4卷，日记3卷。最后一卷为年谱、索引等全集整体的参考资料。……